



兒 嬌 與 仙 荷

編 漢 方 東

行 印 店 書 浦 黃

2 3 9 1

荷仙與嬌兒

東方漢編

黃浦書店印行

目 錄

荷仙·····	暖
嬌兒·····	荷昂
李加和他的妻·····	秦川
長工先生·····	馬志
出路·····	辛明
黑爺們的咆哮·····	星野

荷 仙

荷仙到S城已半月多了。她因了深感經濟重壓之苦，早就想找點職業，——能掙些錢的職業，但不得機會。好了，S城H女校急於請一位教員，她得到友人的介紹，開始了她的教書生活。

“就這樣混下去吧，事情雖不很滿意，但在這人多事少貧到極點的中國，一月能掙到二十塊錢，也可算安適生活了。那些工廠中的女工，終日屈膝坐在家中的農村婦女，不是更痛苦嗎？”荷仙自到H女校半月以來，腦海中常常這樣波動着。

優美的幻夢，在一般人總是繼續着的，這一步

希望已成事實了，另一步希望又緊追着到來。荷仙也是這樣，到S城不久，便感到目前的生活，離恰意還很遠。這點動機，是由闊太太們請她吃酒，和閱賞報紙上醉人的廣告而發生的。她以為一個有知識的女子，須有極豔麗極值錢的衣履，須常常和友人看電影聽戲逛公園，才不負一生。

“怎樣能作到呢？現在一月只能掙到二十塊錢？”荷仙自開始了她想作闊人幻夢，差不多每天要這樣愁思起來。“最好能找些可靠的朋友幫助一下，得在平津一帶居住，再慢慢的想辦法。是的，目前的進行步驟，要交些男女朋友，能於經濟上有接濟的朋友。”

H女校自創辦到荷仙當教員，還不滿三週年。在這期間中，除去S城幾個著名的紳士外，旁的男性是概不許一登校門的。因S城的風氣還不開，校內上自教員，下至校役，都是女性，怕鬧出事來。致於那幾位紳士能享這種特權，因了他們是創辦H女校的首領；一方面還有勢力，在本地是無人敢過問的。

出入 H 女校次數最多的，要數城中的青年紳士柳謀光。以前的幾位女教員都和他很要好，其實柳謀光並不是有怎樣使女性愛羨的地方，不過是金錢和勢力的權威。學問談不到，面容更糟糕，極不平坦而難看的麻子面，大嘴，黃牙。荷仙到校不過十天，他毫不厭煩的去了好幾次。

據一般人說，柳謀光雖是錢集如山，却不肯輕出一點，是很堅決的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”的主張。說到出資辦女校一事，他是別具一番心意。“要我捐款，H 女校須用女教員。”這是他在會議席上提出的條件，他的意思是藉此可以和女先生交際。這種奇妙的懷抱，荷仙還不知道。

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，H 女校的學生都沒在校，大概在家中伴着小姊妹們玩耍。翠柏蒼松遮掩着的校舍內，只有荷仙和一位女僕寂守。大門在平時就是緊閉着的，星期日更是一絲光線都不透。忽然，拍拍的打門聲響了兩下，接着女僕王媽開了門，柳謀光滿面喜容的走了進去。攀一聲，門又隨着女僕的兩手緊閉了。

“柳先生嗎？好幾天不來了，請坐！”柳謀光不待女僕傳一聲，直然走進荷仙的臥室。她正在讀一本雜誌，抬頭見他走進來，忙放下書讓坐。

“不要客氣！葛先生！”柳謀光極盡其柔和的聲調回答，隨後坐在荷仙剛離開的椅子上。

“從家中來嗎？柳先生！”

“不，吃過飯到黨部坐了一會，順便又到教育局去，和局長閒談起來，聽說今天是星期日，想到葛先生是閒着的，特來拜訪。”說完望着荷仙一笑。

“那好極了！我正在感到愁悶呢。——王媽！倒茶！”荷仙一面回答一面走出去喚王媽。他只是兩眼不離她的週身，嫩白的臉，苗條的身材，兩隻秀膩的小手，真把他給麻醉過去；要不是荷仙回頭時流動而黑大的眼睛望他一下，恐怕他不會動轉了。

請不要照應，才在教育局喝了不少。”他裝作很正氣的樣子，欠了欠身。

“客氣什麼”

“葛先生終天太辛苦了，功課很忙，又須監視着小孩子們吵鬧，真不得安靜一會。”

“這種生活却也不錯，比終天沒事有趣些。”

“是的，倒是每日有些事作才不顯得枯燥。”

女僕倒好茶，荷仙把一杯放在他面前，他很恭敬的說了一聲“謝謝。”女僕大概因他的面容不怎樣漂亮，沒有一顧的必要，立刻走出去了。

“葛先生沒入過大學嗎？”柳謀光端起茶來喝了一口，隨後放下說。

“那裏能入大學，中學只上了三年，要不是有親戚接濟，恐怕小學也不能畢業呢。”她的語調忽轉淒涼。

“那麼葛先生的親戚爲什麼不繼續着接濟呢？”他插問一句。

“咳！”她活潑的神情瞬間便消失了，悲歎起來。“可說是我的時運不好，親戚遭了不幸，沒有力量再供給我求學了。”

“真可惜！以葛先生年少英俊，失去了求學的幸福。”柳謀光也爲她惋惜起來。

這時荷仙兩眼凝視着桌上的書報，若有所思。他利用這點機會，越發聚神的注視着她。“豔如桃

李，凜若冰霜，真迷人！不知我能不能享受她一下。

”他的惡意發作起來。“也許能的，我可以用金錢侵略她，她不是極苦於經濟的壓迫嗎？是的，可以下手。女人誰個不愛金錢？”他想到這裏，又注視了荷仙一下，她仍在凝神，一動也不動。“葛先生！請你不要見怪！我實在對你的苦悶很抱惋惜，像你這樣有志氣的女士，有才幹的女士，我很願幫助你；這點你不要誤會，我是爲了你偉大的前途，爲了國家培養人材，援助你繼續求學。葛先生！你的意思怎樣？”他思索了一會，想出了這段自以爲很圓滿很嫵婉的說詞，想對荷仙聲明，但又覺有些唐突，使她輕視，終於沒敢出口。

又沈默了，一會，荷仙仍在凝神長思，他也想不出旁的話來衝開沈靜着的空氣，只好站起身來，向她告別。

“有工夫請常來談天。”荷仙送他出了大門。

太陽漸漸地由樹梢上落了下去，天空隨着昏黑起來。女僕將一盞煤油燈放在桌上，黃弱的微光照着空寂的白壁，更引起荷仙的深愁。“怎樣好呢？

“這愁人的經濟問題………………。”她整夜翻來覆去的睡不着，只是無邊際的愁思攪在心頭。

越是生活美滿的人。奢望越多。象柳謀光家產豐富是S城第一財閥，衣闔食足之外，還有號稱“小腳美人”的太太，應當一切都適意了，事實却不這樣，他的祕守着而不發表的慾望，真不知有多少。

“怎樣能把她的香豔的肉體享受一下呢？”好像荷仙對他下了麻醉劑般的，數日來他的腦海中都爲這事波動着，一天晚上，他的妻剛從夢中醒來，猛然頸部被他的兩臂摟住，緊而有力，及乎不能呼吸，接着是一聲“好人！你知道我在愛着你嗎？”她很驚訝，急把他推醒。“你搞什麼鬼！”被他的妻這樣一問，想到才演過的甜夢，不覺失聲笑了。“寶貝！我愛你！才在夢中和你接吻。”說完真的摟着他的妻接起吻來。“你們男人真討厭！”她也笑了。

當女僕韓二嫂把早飯作好時，柳謀光還和他的夫人睡着。掛鐘噹噹的響了十下，才把他的夫人驚醒，隨後催他起床，但他仍是不動。靜默了幾分鐘之後，他忽然張大了眼睛，對他的妻說：“你先起

吧，吩咐韓二嫂把客室整理一下，把我們屋裡比較壯觀的物品，也挪過去陳列上，今天要請一位貴客。”他的妻望着他說：“什麼貴客？值得這樣費事？”柳謀光笑起來說：“不只這樣，還要你陪客。把你那件最漂亮的旗袍穿上……。”他的妻不等他說完，搶着說：“這又奇了，怎麼又要胡纏我呢？”他笑得出了聲。別急！聽我說完了，今天請的是一位時髦的女郎，日女校的女先生，明白了嗎？”停了一下，他的妻才笑着說：“原來又看上人家女先生了！”他的臉紅起來，也沒理她，把被蒙住頭，假作睡去。

天氣很溫和，一絲兒風都沒有。青翠的樹木和小草，極安閒的偎在晚春的懷抱中。荷仙一人在院中踱來踱去，有時望着清碧的天空出神。

“葛先生！有柳家的女僕要見先生。”王媽走近荷仙很恭敬的立着說。

“請她進來好了。”荷仙點了點頭，使王媽去請柳家的女僕。

不到一分鐘，王媽走回來，後面跟着一位中年婦人。

“這就是葛先生，”王媽指着荷仙介紹給柳家的女僕。

“柳先生打發我來請葛先生，請葛先生馬上就去。還有一封信給先生。”說完從衣內取出一個淡綠的信封，交給荷仙。

荷仙把信看過，思索了一下，向柳家的女僕說；請稍待一下，我換一件衣服。”

極華美的客室裏，坐着兩女一男，滿臉香粉，衣飾豔麗的，是柳謀光的夫人，一位滿有貴族氣的少婦；服裝歐化，姿態清秀嫵媚的是女教員葛荷仙；男的是柳謀光，穿一套嚶噀西服。三人在吃喝着談天。

“以後請葛先生常到這裏坐，給我們這位灌入些新思想。”柳謀光指着他的妻微笑着要求荷仙，

“太高抬了，教幾個字還能勉強作到新思想真不敢說。”

柳夫人却不在意，只是目不轉睛的看荷仙，弄得荷仙很不自然起來。柳謀光用手拍了他的妻肩頭一下，說：“你真糟！我這裏給你介紹老師，你卻

落得快活，以後她便是你的老師了，要恭敬些。”

女僕把盤碟拾去，端過茶來。荷仙的目光注視到牆上懸掛的山水畫和曼陀畫的美人。

“葛先生如果愛畫，可以拿幾幅去。”柳謀光擔心的說，只怕自己的企圖被荷仙識破，心跳着等她回答。出乎意外的是荷仙顯露出了感激的微笑，他心裏真快活到萬分。

“葛先生的家鄉，離這裏有多遠？”柳夫人給荷仙倒了一杯茶，隨後問她。

“不很遠，只九十里，就是貴縣的北隣。”

“葛先生真有能力，遠離故鄉出來作事。”柳夫人似乎很驚奇的樣子。柳謀光和荷仙都笑起來。

天快黑了，荷仙向柳謀光夫婦告別。“柳先生隻身在外，這裏又少親友，以後用着什麼時，可打發女僕來說一聲，我們算知己沒什麼客氣可講。”柳謀光一步緊一步的向荷仙進攻，當她臨走時，他用這話試探她。被經濟問題極纏的她，還沒看清他的陰謀，却認為是誠摯的同情自己，充滿了感激的情緒。這使柳謀光很愉快。

在荷仙的意思是想結識些接濟自己金錢的朋友，柳謀光却是想以金錢誘騙女人，因而兩人間的友情，一天比一天濃厚。最後荷仙的求學問題，衣飾費用，都爲柳謀光的“絕對供奉”給解決了。

天氣漸漸地由溫和而微熱，柳在轉青，麥在退綠，已是初夏光景。荷仙自到H校後，差不多三個月了。在這三個月中間，結識的友人，除去柳謀光還有戀愛文學家陶子美，和青年小暉。

陶子美有一種特性，尊重女人，尤其是女學生。其次他好讀肉麻的戀愛小說，和女人談起話來聲音很柔和，爲女界提高地位。因了這點，荷仙很不討厭他。他和青年小暉很要好，原因是兩人在D大學是同班。

荷仙因爲要繼續升學，溫習起功課來，有時發生許多疑問，她求陶子美給她介紹一位學識充足的朋友，青年小暉便這樣和她認識了。

夜深了，荷仙因了長時間的預備功課，精神漸覺困倦，把書放在一邊，慢步到窗外，清明的月，掛在中天，院中楊柳的濃淡陰影，交錯着映在地上，

間有幾枝，似畫般的折到窗上。細微的柔風，輕輕地拂過，片時，她的精神恢復了；同時又感到目前諸事恰意，而興奮起來，更幻想到將來的美滿生活，不禁有點沈醉了。

周圍的沈寂，催着她上牀去睡。她脫去了上下的衣和絲襪，燈光下看到自己潔白的肉色，微顫的乳頭和滿有曲線美的大腿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懶洋洋的用手撫摩着，勾起一團思憶。“不知那個有福的來享受……”忽覺得面部發起燒來，如果對鏡看時，定會看到兩頰上的玫瑰花。

因有月光照着，燈雖熄了，室中仍是亮亮的。神經才經興憤的荷仙，很難一時熟睡，怎樣的想息去雜念也是無效。“小暉這人還不錯，年歲很輕，學識又好，尤其是人物漂亮，性情溫柔，令人可親。……”經過很久的時間才漸入睡鄉。

小暉是N中學的教員，因為記念着給荷仙講功課，同時覺得荷仙這人還不壞，常走到H女校去

“原是老師！請坐，正在盼望你來呢。”荷仙很愉快的招待小暉。

“不消說，一定有許多難問題給我準備好了。”
小暉把帽子放在牀上，對荷仙微笑着說。

“作老師的有這點義務。”荷仙笑着說完後，把一杯茶給小暉。

“你別俏皮了！成天的打趣我，學生對老師許這樣嗎？”小暉一面喝茶，一面笑着說。荷仙也嬉嬉的笑個不住，“誰叫你不拿尊嚴的老師面孔！”

“別鬧了，提出問題來討論吧。”

她把已寫好的幾個代數方程式遞給他，說：“就是這些東西，昨晚費了很大的時間，總解不對，只好等你來解。”他閱了一遍，拿起一枝鉛筆在紙上畫起來。她在一邊注目的看着，轉而看到他清秀的臉，溫柔的姿態，健壯的體格襯一套半新的西裝，的確是一位英俊少年，不由生出一種熱烈的愛慕之心。又想到昨晚那種情形，面部又緋紅起來。這時他已寫完了，猛抬頭看到這種情形，很不好意思的急將視線移開。

“完了嗎？請喝茶吧。”她強斂羞態倒了一杯茶給他，他把寫好的紙給他，“有看不清楚的地方，提

出來討論好了。”她點了點頭，凝神的向紙上看去。
他從桌上拿起張博士著的三角戀愛翻閱。

“還是老師！瞬間便使我了然了。”荷仙把紙放在桌上，忙給小暉倒茶。

“沒什麼疑問嗎？”他很誠摯的笑問荷仙。

“沒有，好，現在我們隨便談天吧。”荷仙又恢復了她活潑的神情，微微的笑窩，現在嘴角上面。

„我最怕和你閒談，動不動就是打趣人。”他笑起來。

“這都是因為你人太好了，你見過我和旁人這樣嗎？”她為他解釋。

“但你也知道，這是對你這樣女性所持態度，而不是絕對的。”

“那麼是待我獨厚了。”她很感激的一笑。

“這本書看完了嗎？有怎樣的批評？”小暉指着三角戀愛向她發問。

“我覺得還不錯，你以為怎樣？”她想到書的內容是些肉麻的戀愛故事，有些害羞，聲調很低的回答。